救亡日報

沫若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 【第五四號】

館址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六三二號 電話：九六五二六

報價 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 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 特種(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二十元 甲種(新聞版)每字高每行五角 乙種(中縫)前後版各四方每方九元

招請外埠經售人

本報爲擴大宣傳，增加抗敵力量起見，現應內地讀者要求，招請本報外埠經售人，凡各地讀者，書店或派報所，願經售推銷本報者，請來信向本報營業部接洽可也。本報營業部謹啓

擁護政府，信仰領袖，舉國一致，抗戰到底，

絶對不妥協的持久戰纔是中國的出路

——一位外國名記者的談話

羊棗

本報特稿

「我不知應該從那一方面說起。華北戰局的嚴重，原因是多面的。但根據我自己實地的觀察，我想還是從軍事上來談吧，雖我並不是軍事專家」。

一位最同情於我們的向上向光明的鬥爭的外國名記者，當我問他在華北從山東到山西二千里的前綫旅行了一遍後的印象時，作了這樣的開場白。他的白種人的臉，已因長時期的道途奔波而變得黧黑了。風塵在他的並不難看的方方的美國式面孔上劃了一條條：黝深的紋路。仙藏在長長的睫毛下的栗色的沉着而敏銳的眼睛從手指引劃着的地圖上抬起來望着我，繼續說：

「日本人的戰略，人人皆知，是用强大的機械化和摩托化的兵力，嚴重而迅速地打擊各鐵路綫正面的中國軍隊，使他們在劇烈的犧牲之下，不得不放棄重要城市據點。因爲進展得太快的緣故，兩翼常常有來不及撤退的中國軍，被拋落在後面。而日人便在佔領了那些要鎮之後，必停頓一下，派出許多小隊士兵，從鐵道向兩邊出發，去做所謂「清勦」的工作。等這工作告一段落，他才再調集大軍，繼續向前的突擊。」

「但在鐵路正面的軍隊，爲什麽那樣經不起打擊呢？」我問。

「原因當然是不簡單的」，他想了一下回答，「就軍事上說，中國軍隊武器的薄弱，尤其大炮，飛機和坦克車的缺乏，都很有關係。日人在進攻的時候，必定是用大砲和飛機劇烈轟炸中國軍的第一綫。等中國軍不得不從這線撤退時，他便調坦克車佔領它，再把飛機和大砲向前推動，照原樣轟炸第二綫。及至第二綫的守軍又撤退了，他才把坦克車開上這裏，而派步兵確實佔領第一線。這樣，他的步兵幾乎可以不拿槍而完成他們的任務。」

「如此說來」，我說，「那麽敵人在鐵路線上的優勢似乎是很强的了。但他們在鐵路線兩旁的「清勦」，究竟成功到了如何地步，您可以談談嗎？」

他拿起那幅貼在硬紙版上的地圖，指着津浦和平漢兩線間的一遍土地說：「這裏是一片平原，而且有東西的公路貫通。日本的步兵都是用汽車運輸的。他們在沿公路的一帶，幾乎是和沿鐵路一樣的橫衝直撞。在這裏一帶較重要的城鎮，都可以算是被他們確實佔領了。」

「那麽……」我剛發問，他已用眼睛止住我，這樣地下講去：

「但問題並不這樣簡單。據我所知，被截斷在後面的中國軍，在這一帶至少有×萬人。他們已經變爲游擊隊了。」

他燃了一根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移動手指着晉北察南的一帶說：「而尤其在這裏日本人遭遇了很大的困難。這裏是山地，沒有河北那樣的鐵道和公路，雖然最初進展得很快，但一到在雁門關南遇到了堅强的正面抵抗，×路軍又在後方發動了廣大的有方法的游擊戰爭後，形勢就完全不同了。」

「目前那裏游擊戰爭的情形究竟怎樣」？

「實際上游擊戰爭的開始」，他出乎意外的回答說，「並不在×路軍入晉北察南之後，那時我還在北平，日人剛佔領那古城後幾天，四郊還平靜無事。但過不到兩星期，在八月中旬，日兵就在西山一帶「勦匪」起來了。事實是有許多學生，多數是東北人，他們縋城出去，仗着幾枝槍，打開了德勝門外的監獄，搶二三百枝槍，放出了幾百囚犯，大夥兒上山去，就當起了義勇軍。而且那時××已有來組織的人。在他們的領導之下，不久，集合起一部份××軍的散兵和通州的保安隊，發動了當地的農民，漸漸一天天聲勢浩大起來。到今日，從西山起直到保定西北叢山中，已有了大約××萬人，還與×路軍的正規部隊和察南雁北退下來的軍隊加在一起，大約已使那一帶的游擊軍不下××萬人了吧」。

「這趨勢是不是在向平漢津浦方面展開呢？」

「津浦線目前這份勢力大概還沒達到。但我想總是要向那裏展開的。」

事實已經差不多談完了，但爲了想進一步知道他的見解，我問：

「照你看，是否這樣展開的游擊戰可以摧毀日人侵略的迷夢呢？」

他縐着濃大的眉毛，靜靜地想了一會，然後沉重而嚴肅的回答：

「我想不能那樣簡單吧」。

「爲什麽呢？」

「您大概明白日人近來一方面盡全力迅速侵襲綏遠，兩面夾攻山西，再南下河南的用意吧。他是想在最短期間西佔太原，南據鄭州，東括徐海，至少奪取濟南，把南北戰事告一段落，然後用各種手段迫使中國再來一次停戰或議和。於是日可收回沿黃河的三十萬大軍，回頭去像前幾年在東北一樣，進行所謂「勦匪」工作，那時華北與華中華南的聯絡完全斷絕，游擊軍即使技術能力如何高明，恐怕也難以持久。苟眞那樣，則不但整個東北和華北永遠淪陷，其他的中國結果如何，也就眞正難說了。」

這樣的一個嚴重的警告眞使我不自主地低頭沉默了半響，滿室的人也一致死靜，祇聽見時鐘的的搭聲，像在敲着我們祖國的命運。然而終於我又鼓起了我的希望，重問他：

「那麽你以爲應該怎樣？」

「我以爲怎樣有什麽用呢？」他微微地一笑，但馬上又正經地說：「但我以爲悲觀是不必的。目前的要點，祇是在堅決不妥協的抗戰到底。而且還抗戰，即單就軍事說，也要有具體的全面的計劃。單純的陣地戰不能取得勝利；游擊戰雖適於中國的條件，單純地也不能取得勝利。華北無論如何是中國的生死關頭。從此以後，我以爲，中國必須用絶大的力量死守正面的陣地；同時儘一切可能援助在敵人後方的游擊隊，使他們能儘量地發展開來。如此，敵人在黃河沿線必須永遠配置三五十萬大兵，在上海牽利二三十萬，在綏晉察冀的腹地也得一二十萬來對付游擊軍，同時東北隨時要留備六七十萬，還有朝鮮，台灣，日本本國；總算起來，至少要動員制一二百萬軍隊以上。那樣，才能眞正展開持久戰與消耗戰的局面；那樣，才能使經濟的，社會的，國際關係的和一切其他因素發揮出它們的效力，最終制侵略者的死命。」

一切已經完全明瞭了。於是我替他代作結論說：

「您的意思，是不是說中國的出路，即使單就軍事上講，也祇有絶對地不妥協，不苟安，展開堅强的陣地戰與廣大的游擊戰有計劃地相配合的持久戰局，才能達到最後勝利呢？」

他莊嚴地回答：「是的！」

戰事報導

上海

大場敵被包圍

昨晨八時許，由大場以北隱隱傳來之砲聲，淸晰可聞。據悉：在該線方面之敵軍，正在大舉突圍，急欲衝破我軍陣地。我方各軍師長及高級軍事長官，連日均親往大場方面指揮戰事。據昨日前方發來之報告：當我軍昨日展開反攻陣線後。敵軍業已化攻爲守。昨日深晚，我軍會數度進撲敵軍陣地，頻予敵軍以重大打擊。

江灣敵我激戰

右翼，前晚我軍會一度由翔殷路方面衝入復旦大學東面壓迫敵軍退至共美路一帶。昨晨三時左右，敵二中隊由坦克車掩護，出現於葉家宅左近，我守軍紛向翔殷路及復旦右側迎擊，雙方激戰至昨晨七時半，敵死傷五十餘人，又向共美路退去云。

敵艦昨轟浦東

停泊浦西招商局中棧碼頭之第三十號敵砲艦，突然又向我浦東其昌棧一帶發砲轟射，惟爲時甚暫，即告停息，我方砲兵，亦未發砲還擊，延至四時許，天甫黎明之際，浦東新三井碼頭方面，有敵小型巡洋艦一艘，停泊該處，旋由艦上放下小汽艇二艘，滿載日水兵，企圖靠岸，偷竊日煤，我軍均靜伏岸邊，迎頭痛擊，敵受重創。

我機毀敵機場

前夜我空軍會飛楊樹浦與淞，向敵軍數度夜襲。投彈多枚，毀敵火藥庫及飛機場，大部飛機之集中目標，離公共租界並不甚遠，惟向敵艦所投之彈，則爲數較少云。

華北

津浦線我機助戰

前夜前綫平靜，我軍仍堅守禹城站北。昨日拂曉，日極力南犯，被我軍擊退，傷亡慘重，我機五架，北上助戰。敵機多架，到濟市西北姜莊投巨彈四枚，多落空地。

忻口敵全部殲滅

軍息：忻口附近西北方面之敵六千人，被我某路軍四面包圍後，突圍未逞，迄昨午止，已全部被我殲滅。是役戰況猛烈，我軍大獲全勝，除繳獲各項槍砲等戰利品無算外，並獲敵坦克車百餘輛，裝甲汽車三百輛，爲敵入晉機械化部隊之空前大損失。

平漢線敵恐慌

沿平漢路向河南境疾進之敵軍，因冀省我軍游擊隊甚形活躍，後路隨時有被切斷之可能，狀殊恐慌，現有急向北撤退模樣。

華南

敵再襲廣九路

二十日下午三時廿分，敵機三架，再襲廣九路，在常平投七彈，六落江一毀路軌數丈。六時許，三敵機四次來襲，在石龍橋投六彈，橋軌無損。

中國代表團來電

楊虎城將軍等所領導之中國代表團，在歐洲各國作大規模國際宣傳，深得各國主張正義人士之贊助，最近該代表團行抵西班牙，(按楊將軍已遄返英倫)有電回國報告，茲照錄如下：

致中國國民政府電

中國代表團已抵馬德里，受到西班牙政府戰鬥員的熱烈的招待。我們很爲他們的深厚的友誼所感動，而他們的鬥爭精神又使我等興奮異常，因此我們對於中國西班牙二國反法西斯侵略的勝利，更有把握。

致中國學生聯合會電

中國代表團在馬德里大受西班牙青年熱烈之款待。西班牙青年的英雄的鬥爭使我等十分興奮。此次訪問益增强二國友誼並保證共同反法西斯帝的鬥爭。

中國代表團

本報代收文救會七團體徵募「保衞大上海」手套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婦女運動促進會，婦女慰勞抗敵將士會上海分會，職業界救亡協會，學生救亡協會，游藝界救亡協會，戲劇界救亡協會等七團體爲慰勞「保衞大上海」抗敵將士，舉行募集二十萬雙手套運動，日期規定兩星期，十一月五號截止，本報代收。

風暴劇集

汪漫鐸著 平沙叢書之一

勇敢地作中國人而生，或是莊嚴地作中國人而死！

這是「風暴」裏東北義勇軍一領袖在死亡前由內心迸出的口號，是代表東北廿五萬義勇軍鐵與火的意志，也是代表在現階段抵抗[illegible]殘殺中，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底鐵與火的意志！這劇本[illegible]兩大劇團攜往沿江各處演出了，[illegible]作者專門研究[illegible]十年，在歐洲[illegible]宣傳與「藝術」[illegible]的一點上，是會使[illegible]任何人都熟[illegible]的中國歷史事實[illegible]

定價五角：由上海生活書店，上海大公報及各地大書店代售。特價四角，直向上海環龍路一百三十四弄四號平沙社發行部[illegible]購。電話七五六三一，外埠附郵費。

武士道

蘇聯·魯濱斯坦著

這一部描寫日本軍隊侵佔中[illegible]巨著。牠不但暴露了日本軍閥的「武士道」精神的破產，同時[illegible]「武士道」在國際上的[illegible]抗戰最後的勝利，這實在是[illegible]而是每個中國人[illegible]

出版處——中心出版社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價目——每冊實價五角，批六折，函購郵費奉送。

「我們在興奮中」

國民歌詠協會宣傳團通訊

十月十三日的晚上七點半鐘，火車載着這一羣孩子，告別了上海，離別了朋友，向着新的旅程上邁進！我們凝望着被雲塊吞吐着的月亮，迎着深秋的夜風，興奮支配了我們的心情！

在黑暗中進行了三小時，過松江後，車子停了！我們各人背着自己的行李踏上了征途！整個隊伍踏着高低不平的山坡路，在日光中摸索着前進！我們互相的呼換着，我們互相的幫忙着！低聲的唱着「搬夫曲」……彼這種光和熱的友情激動着，我們忘去了疲乏，忘去了家！

第二天早晨七點半鐘才到了杭州！我們在一個別具風味的小店裏打尖。開檢討會和排戲！下午兩點就過江趁車到金華，沿路上有六架敵機護送着我們，總算客氣，鐵蛋沒有光顧，到夜裏一點才到金華。車子不能進站，大家只好睡在地下，還是我們兩天來最甜密的一覺！

現在我們已經把住的房間都整理好了！這裏工作的前途開展很有希望。各大報都登報歡迎我們！各界抗敵後援會，民衆教育館，及金華中學都留我們多住一些時候！所可惜的，就是很多學校都已經搬到鄉下，朋友們！我們這次的走，得到你們那樣熱烈友情的幫忙！那種臨別時眞誠的鼓勵和期望！我們永不會忘記。我們更應加强我們的工作！我們要對得起朋友，對得起自己！在爲着我們民族解放的鬥爭裏，努力的去幹！

我們的住所是一個金華附中小學。啊！那簡直太有味了！房子像一座大廟似的，一進一進的，眞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尤其在後院裏的兩顆桂樹，一陣陣的香味送來！把這一羣都市的孩子們都陶醉了！

朋友們！這種艱辛的旅途生活，我們還是第一次嘗到。許多人瘦了，可也有的更加胖了！不過，我們都一樣的高興快活！我們是走上了一條新的路——帶着興奮，帶着艱苦，帶着偉大的志願的一條路！以後有了新的工作成績，當陸續的報告給關懷我們的朋友們！(華瞻)

本報代收

本報昨日收到李介夫先生經募毛巾六十條慰勞第八路軍，除轉交外，特此公佈。

誌謝

本報讀者自由捐，茲承龍文娛謝冰瑩兩先生經手募到洋一百元正，特此誌謝。

救亡播音

今日文救救亡播音演講，原定沈鈞儒先生講「長期抗戰的必要條件」，現沈先生因事赴前綫，原題改由嚴士瓊先生担任，時間照舊。

代郵

莊果，匡亞明兩兄，請於下午三時後來館一談。(馥泉)

救亡短訊

◆上海市紗廠工友救亡協會爲解除失業工人，蒙上海市失業工人救助委員會核准予以救濟，開始登記，要求登記者，殊爲踴躍。茲爲普遍救濟計，如其他各工廠失業工友以及失業者均可前往登記，已核准者當即分派內地工作。該會地址勞勤生路膠州路口滬西新舞台隔壁福興村二四號。

◆中國作曲者協會主編之「戰歌週刊」：已出版，載有音樂論文，及八一三戰歌，第二期有戰時作曲問題，及殺開血路奪回平津等曲等。

◆中國勞動者抗敵救亡團，擬於最短期內赴內地各處推行宣傳等工作，凡願參加者，請即至曹家渡五角場仁德坊十一號登記。

◆民光中學本學期特種科目，如救護，服務，軍事知識等重要學科，均請專門人才講授。並籌設「戰時精神食糧館」一所，內陳設各種抗敵讀物。

◆當社現爲擴大組織，並增設藝術組研究班，徵求各界同志參加，通訊處設法租界福履理路光裕里三號。

◆珊瑚救亡歌詠團假座大陸台播送救亡歌曲，每星期一，三，五，六，下午五時至五時四十分。

◆青年戰時工作團茲擬成立一戰時知識研究班，參加者，請於五日內每天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下午二時至四時，親臨法租界敏體尼蔭路一五〇號內接洽。

◆青年婦女戰時服務團，所設的救護訓練班，第一班已畢業，派往本埠在京蘇各地服務，第二班在本星期結束，第三班已開始上課。倘有餘額，報名每日晚至霞飛路呂班路九十號三樓。

◆首都「中國戲劇學會」，曾兩度作抗敵救亡公演，如「漢奸的子孫」，「咆哮的河北「，「警號」，「我們的故鄉」等劇，該會現已成立救亡演劇移動隊。

戲劇界救亡協會歌劇部舉行劇本座談會

日昨戲劇作家田漢，歐陽予倩與平劇名優周信芳，高百歲金素琴姊妹等，約了好些戲劇研究者，收藏家，舉行了一個關於平劇劇本的座談會。到有鄭振鐸，周越然，嚴敦易，趙景深，周貽白，夏衍，錢杏邨，劉保羅，胡萍，尤兢，田壽康，盧世侯，等廿餘人，席間對於抗戰中的戲劇運動，劇人的責任，劇本(京劇的)，演技，服裝等重要問題討論至爲熱烈。趙景深，鄭振鐸二氏，並將蒐集之善本戲曲劇目分門別類，作一綜合報告，決將依據已有節目，分別由出席者校改，務使一方面能對目前抗敵工作，有所供獻，他方並望乘此時機，對平劇作一整個之整理與重新估價，按此爲該部關於劇本之第二次座談會，兩次紀錄，整理後將合併在本報發表云。

第九次部務會議

文救組織部

本月廿日下午文化界救亡協會組織部舉行第九次部務會議，除由該部主任錢俊瑞報告最近時事外，並提出(一)九國公約國會議，(二)對日絕交，(三)戰時民意機關諸問題徵求各工作人員發表意見。又以前方戰事日見緊急，「保衞大上海」一口號，爲目前發動工作之目標，經出席人員熱烈討論外，並決定在第三次募捐時，即以此口號爲號召。文救常務理事會在本週常會曾決議邀請本市各出版，新聞事業機關參加，故該次部務會議，即通過設立一出版組，以便接洽推動工作云。

各業員工紀念魯迅

十月十九日是魯迅先生逝世週年祭，上海中區各業員工戰時服務團宣傳隊十四小隊於淸晨六時半分頭出發赴中區北京路，石路，福州路，廈洽卿路，靜安寺路，白克路及各小菜場等地工作沿路張貼標語四百多條，粉筆標語四百條，散發傳單並出紀念特刊壁報，沿路且向行人宣講魯迅先生一生與惡勢力搏鬬及指示我們必須從民族解放中求生存獨立自由平等及如何動員全國民衆一致起來抗日救國，當時聽衆百餘人，情緒甚爲緊張熱烈，一致舉手表示犧牲一切擁護抗戰到底。當晚七時全團紀念會到來賓十餘人，會場佈置簡單，正中懸掛魯迅遺像，秩序井然，空氣莊重嚴肅，主席報告畢，來賓及團員相繼演說，並有職救代表滋場指導，發表謂魯迅先生一生偉大的精神，希望大家都要學他，奮鬥到底，不屈不撓，來努力救亡工作，後有理事會組織，宣傳，訓練等各部工作報告。並提議每一團員發展團員一人以紀念魯迅之提案，一致通過。最後全體團員舉手歡迎新團員加入。情緒甚爲振奮，於十時宣告散會。

救運特寫

怡和絲廠的「戰時服務團」

在戰時，工廠去組織一個「戰時服務團」，還是不大有的事：因爲在戰爭期內，工廠往往會受戰事的影響而停頓下來，以致工人分散，而不能組織成一個「力量」；但是「怡和絲廠」是例外的，他們並不因戰爭而動搖。這並不是資方的圖利，而是要維持這一千五百人的生活，這樣他們在苦難中堅持下去。這種精神已經夠人佩服了；可是他們一方面在維持這廣大羣衆的生活問題；另一方面他們是想爲國家盡點力，於是他們就組織了一個「戰時服務團」。這團體的發動，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在這次「怡和絲廠」組織「戰時服務團」，勞資雙方打成一片；並且在高級職員領導之下，一齊走向抗日救亡的途徑上去。

在他們沒有發起組織這「戰時服務團」以先，其實他們已做了許多切實的工作，是外界所不知的。譬如：他們做棉背心，一下子就五千件，這數目多驚人！還有他們在五小時內，捐到六百多件舊衣服，分送給後方難民穿；再有，在國慶日，他們本來是放假的：但是這一天所有的工人，仍舊來廠照常工作，把這一天獲得的工資，全數捐了出去。從這幾點看來，我們可以見得他們對於國家的觀念是相當深刻的。

在十七日下午二時，他們的「戰時服務團」開了一個成立大會。這是廠方犧牲了半天功夫來開的，工友們的工資並沒有爲了不做半天工就扣除了，還是照發的。在這裏，我們可是看見每一個工人，都帶着喜色，這表示他們都樂意來參加這大會的。這次大會的內容非常充實，在舉行儀式後，是主席——他們的廠長致辭，接着就是各人演講，有章乃器先生，沙千里先生和「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的代表李文杰先生等，他們的話語，使大家都深深的感動。尤其不容易的，就是他們的總經理朱先生抱病來跟這一大羣的工友說話，也一樣的使人感動。在演講結束後，還有餘興。首先是「八一三」歌詠隊的歌唱；接着是「大公劇團」演出的「中國的母親」。這時坐在後面和側面的工友們，由於視線的關係，站了起來，場子裏起了一陣騷動；可是一會就平靜了。戲劇是他們所歡迎的，但不知他們是否了解這戲的內容？接下去的是「蟻社」同人以私人名義參加歌唱，叫他們唱「打倒東洋」，會唱的人很少，連着又唱了幾支，大會就這樣的閉幕了。

以後工作的展開是這樣的：他們一共分四個機房，這樣擔任工作的人就要分四隊，在每天下午四時半至五時去教育他們；因爲不識字的人很多；同時灌輸救亡智識和報告時事給他們聽。當然教唱歌也是需要的；但不過是給他們精神的鼓勵，主要的還是去教育他們和救亡的言論。壁報已經出了，爲了不識字的多，圖畫比較來得有效用，這些工作都是集體的。我們希望能有個別的談話，譬如：在他們放工的時候，可以和他們走在一塊，由他們本身問題談起，而轉到救亡的資料上，這樣比集體的訓練更具功效。

最後，希望「怡和絲廠」的「戰時服務團」能受得其他廠家的響應，把工人組織起來，這力量是多麽的偉大！對於我們抗戰的前途是有相當助力的。(言午)

時事分析

中日戰爭中的國際聯合行動問題

藍天照

中日戰爭爆發，在國際上立即引起了深刻的反響；除了法西斯侵略國家以外，全世界愛護和平的國家和人民，都對我表示熱誠的同情；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都一致加以深惡痛絕的譴責。英國及其各屬地已展開了廣泛的對日經濟制裁運動，國聯諮詢委員會亦一致通過一個議案，嚴厲斥責日本的一切滅絕人道的暴行；澳洲總理蘭勃斯正式提議召開太平洋會議以解中日糾紛。綜觀二月來的國際形勢，各國對於中日戰爭的擴大，已由靜觀的消極的態度，有轉趨積極的行動的可能了？因爲中日戰爭的特殊的國際性，迫使着太平洋上有深切關係的各國，不能不採取較積極的態度。一則，英法美在華經營百年，已有根深蒂固的政治經濟上的重大利益，牠們的天津法英租界，上海租界，香港根據地等等，以及幾十萬萬元的投資，決不能允許日本的飛機大砲在華隨便轟炸，以致直接間接損害牠們的種種利益。再則有幾種國際條約，如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等等，被日本的侵略政策粉碎得體無完膚，中日戰爭直接牽連到這幾種國際條約。除非一切國際條約完全無效；否則英法美對於自己所簽字的神聖條約不能不負責任。因爲這兩種關係迫使英法美諸國，對於中日戰事決不能完全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因此，最近在國際上對於中日戰爭正醞釀着幾種可能的國際聯合行動：

第一是召開九國公約會議。這個會議的目的，是要把中日糾紛，由有關各國共同討論，而加以調停。

第二是國聯策動下的對日經濟制裁。現國聯諮詢委員會既一致通告譴責日本的議案，當然還有進一步的辦法。這進一步的辦法，就是一如去年國聯對付意大利的手段，宣佈對日經濟制裁。

第三是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這個安全制度以中英美法蘇等國爲基礎，共同維護太平洋各國安全。聽說去年法蘇二國曾有請求中國參加法蘇互助協定的提議。近二年來歐洲方面已成立了互助的集體的安全制度，在太平洋方面，將來也許有成立的可能。

站在我國立場上，我們最希望太平洋集體安全制提快成立。其次希望各國對日經濟制裁從速實現。但最不能輕易嘗成召集調停性的會議，因爲照目前的形勢，調停的結果，對於我國一定沒有好處。我們要策動帶有制裁性的國際會議。

救亡日報 爲中國自由 爲和平奮鬥 薛作宗

薛作宗將軍題字

勝不可驕，敗不可餒，犧牲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

我們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貢獻給國家！

農家訪問記

——戰地工作記之五

王亞平

當他們投射出求救的目光，用悽憤的口吻對我們哀訴他們意外的痛苦的時候，我們越感到在鄉村的工作太不够了！

趁晚飯後的一點餘暇，戴着落日的餘暉，出了××鎮，朝東不遠，便是幾個三五之家的村莊。幾個同志沿了小溪，穿過棉田隴畔的小徑，談論着「防空壕運動」的問題，遠處有沈重的砲聲。夕照下的蘆花，正似老殘遊記裏所描寫的變成了一條粉紅絨毯，小鳥在裏面唱歌。棉田裏綻放着最後的殘花，農家夫婦忙着收拾黃豆，兒童牽着黑牛歸家。

折過一個木板橋，現出一帶竹籬笆，望進去，是寬長的院落，階前晒滿了剛收割的大豆，一羣雞兒跳躍着啄食。小狗是頂乖覺的，我們沒有走近板門，就汪汪汪地向我們狂吠起來。藍夾襖黑布裙的女主人端着稻草餵耕牛，一面呵住她的小犬，不讓牠對生客無禮。

我們放緩了腳步，輕快的踱進去，×同志首先打個招呼：

「老板娘！雞子很肥啦！幾個錢？買一隻」！

「自家的！不賣！不賣！下蛋的噢」！

穿紫色夾襖，藍布袍的兩個灰頭土臉的小孩走近我們的旁邊，奇異的望着我們，等一招呼他們，又嚇跑了，一個四十多歲的農夫，老藍襖老藍布褲子，微笑的迎接我們，從屋裏搬竹椅子給我們坐。正忙炊事的少女，挾了一把乾柴望望我們，很大方的並沒有躲避。屋門裏放着兩輛紡棉車子，老太婆坐在小竹凳上剝豆莢，嘴邊的縐紋堆出誠摯的笑意。

「棉花是自己種的吧？種幾多田？今年收的怎樣」？

「收的也好！田種十畝，是租來的。去年棉花一担十八九元，今年賣七八元，還沒人要」？

「地租幾多錢？一年」。

「七塊錢！今年……」農夫有些悽愴。

「那怎麼够生活」！

「沒啥辦法！種田的人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今年賣不出去哩」！

「上海打仗！棉花沒人收買啦」！

「東洋鬼子可恨嗎」？××同志突然的問他。

「可恨，……」但他的聲調很沈鬱，彷彿他身上的重重負担比東洋鬼子的侵略更要給他以憂慮。

我開始欣賞他的住室，四圍竹子牆，草房頂，當門一架破機子，木桌子上放着兩個粗瓷碗，裏套間是一個小廚房，幾個漿色缸子，大約是盛糧食的倉庫，少女正忙着在木柴煙火裏做料理，她是那麼健壯而敏捷。「怎樣使這樣的一個家庭去參加抗戰工作呢？」？我深沈地思索着。

同他們又談了些家常，和鬼子打仗的故事，就辭別走出來，他們熱誠的歡送着。小孩跟着我們，黃犬又叫出了汪汪的吠聲。轉過青翠的竹林，幾棵雜花從草叢裏吐出芳蕊，一片菜畦噴出了糞滓的臭味。打從一個短竹牆的農家經過，×同志和佃戶的農主打招呼，就直截了當的問他，「你知道上海打仗嗎」？他懷疑而冷淡的搖頭，×同志又詳細解說一遍，他還是搖頭說不懂。我們無奈的推開了他，問他「怕飛機嗎」？他也答不懂。晚風吹進衣梢，感得一陣冷寒。

走過一個木板橋，又是兩個農家，門口站着一個小孩子，面目清秀，穿一身整齊的黑白線的長袍，大不似鄉下小孩。這叫我們生起很大的趣味，一齊圍起他來講話，他是村內小校的學生，還能歌唱，我們不能捨的走進他家裏去。北屋門前放一輛竹製的東洋車，十分玲瓏，遏不開眼，我試着拉起走了幾步，因為是兒童的玩具，惹得大家痛快的笑出來。小孩子的父母從室內走出來，見我們誇讚他們的兒子，都顯着說不出的愉悅。

和他談桑問麻的說了幾分鐘，他像有了濃厚的興趣。問到他全家每日的開支，他說一家四口人，每日要四角洋過活。他是讀過書的，說話很有次序，對於抗戰也稍有一點認識。……

暮色從土崗上溜下來，月亮早從蘆花尖上昇上來，一種寒淡的銀波照着江南的原野，特別的顯出寂寞，苦痛，悽涼。踏過一個山坡，另取新徑歸來。遇到兩個人影，站住談話時，才知道他們是放哨的壯丁，雄糾糾地，穿一身深灰色的武裝，慷慨的對我們說：

「我們每天六點鐘放哨，看護這一帶木橋，嚴防漢奸，前天捉到兩個，都交上去了。他媽的漢奸眞可恨！」

他們的話給了我們一個強烈的興奮劑，大家齊聲稱讚了他們。加緊了步調，從暮色蒼茫中返歸軍帳！

地方通信

武漢剪影

——西行通訊之四——

任鈞

從八日直到今天（十四日），我們在武漢整整逗留了一個禮拜了。

在這一禮拜當中，我們會到各處去遊逛，也會訪了些朋友，對於目前的武漢，多少總算有了一點認識。

如您所熟知的一般，自從全面抗戰發動以後，武漢已經成了全國新的經濟中心，驟然地增加了它在各方面的重要性。許多人都把希望繫於武漢，許多人都憧憬着武漢，叫出「到武漢去！」的口號。

空襲警報，我們總算碰到了一次。時間是剛到漢口的當天（八日）下午四點鐘左右，來得十分出人意料之外。因為這一天，武漢正下着大雨，天空中烟雨迷濛，是個很不適宜於空襲的日脚。警報發出後，我機即騰空偵察，準備戰鬥，結果，敵機知我有備，就中途折返，並沒有來到武漢。事後，最先發現敵機來襲的武漢附近的某一防空監視哨的負責人，因為監視嚴密，克盡厥職，防空當局會傳令嘉獎，并記功一次。

據說，自抗戰發動後，武漢共計發出過九次警報，連這一次，是足十次了，已經不多不少。

救亡日報

唯有鐵和血才可以打開國家民族的出路

韓漢英題

韓漢英將軍為本報題詞

過去的九次，除九月廿四日會轟炸漢陽，炸死不少無辜平民外，敵機大都沒有侵進武漢上空；就是偶而侵進，也祇是高飛偵察，或散散荒謬傳單，不敢低飛轟炸，掃射。

九月廿四日那一次，敵機的轟炸目標，顯然是×××××；但，敵機投彈并不準確，結果，并未達到目的，祇炸燬了不少民房，炸死，炸傷了不少非武裝的老百姓。

不過，自全面抗戰發動後，武漢雖然也跟其他各大城市一樣，時時刻刻都有被敵機襲擊的可能；但，整個武漢，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極其安定。自然，物價是不免稍為高漲了些的；可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各種物品，供求尚能平衡，因而價格也相當穩定。這是在物質方面的情況。至於在精神方面呢，則一般地說來，近來大有驚人的飛躍，這乃是一般比較知道武漢的人所公認的。

「三句不離本行」，現在就讓我把武漢文化界最近的動向告訴您，作為一種例證吧。

武漢文化界，在過去，據說是相當沉滯而缺乏朝氣的。這祇要想起人們曾把武漢稱為一座死城，也就足於思過半矣。因為在死城中決不會有光明燦爛的文化，這正如枯木之決然長不出青枝綠葉，原無足怪。但自從抗戰的砲火在祖國的暗夜裏耀出了奇光異彩以來，環境方面却有着大大的轉變。武漢復活了！武漢文化界也跟着復活了！最近，由於平，津，京，滬各地的文化界人士之陸續到漢，武漢更無形中有逐漸變成新的文化中心之趨勢。

目前，武漢文化界，已經組織了一個「武漢文化界抗敵工作團」，是由新聞界，教育界，和其他各部門的文化人合組成功的。它正在經常地做着一般的抗敵救亡工作（自然，主要的還是宣傳工作）。其次，救亡演劇和歌詠運動也相當的活躍。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二隊都會來漢公演，而第二隊則到現在還沒有離漢；歌詠方面，則自從音樂家賀綠汀，冼星海先後來漢領導後，目前也大有發展。但，作為主要的動向，而很值得注意的，却是大量刊物的籌辦和出版。

總計目前已經出版的特刊，有：「戰鬥」（雜攘主編），「抗戰週刊」（漢市黨部主編），「呼聲」（華北流亡同學會主編），「戰鬥畫報」（宋一痕主編）……等等；即將出版的，有：「時調」（詩刊，錫金等主編），「哨崗」（蠶尼等主編）……等等；在籌辦中的，有「戲劇時代」（華漢主編），「救中國」（胡繩主編）……等等；由滬移漢繼續出版的，則有：「七月」，「新學識」……等等。

據說，截至目前為止，已登記或正準備登記的刊物已不下八十餘種，這總不能說少了。

由目前正擬把重心移至武漢的生活書店主催，武漢文化人每週還有一個座談會。據說，已舉行過三次，每次到會的都有三十餘人。

最後，我打算把漢口日本租界的現況告訴您一些，想來也是您所樂聞的吧？

前天下午，我曾邀冼星海同路，特地到中街一帶去兜了一個大圈子。原來自從日本官民全部退出後，繁華熱鬧的日本租界就變成了一座冷落的「空城」。直到現在，大部分的房屋都還原封原樣地被閉鎖在那兒。每座房屋的門上都貼着長方形的「駐漢日本領事署」的小封條，同時，在上方還橫橫地釘上了一塊小木片，據巡街的警察說，那是中國警署釘上的，以防人家進去偷東西。

嘉興文化界的救亡工作

炬

嘉興地居滬杭甬鐵路的中心點，在形勢上是一塊重要的地方，文化界的工作者對救亡工作很是努力，茲簡述各方面的情形如次：

先述本縣各界抗敵後援會宣傳部的工作；這是完全由省立嘉興民教館負責的。它們每天做着播音，壁報，演講等工作，尤其在這次國慶擴大宣傳中做得更努力，在難民收容所中，亦實施着難民教育。最近在壁報方面，又出了一種週刊，名「抗敵前鋒」內容很豐富，在全城區中到處可見觸目驚心的壁畫。

還有着三張報紙；一是「嘉區民國日報」，一是「嘉興民報」，一是「嘉興商報」，這三張報紙均可以說是文化界的抗敵先鋒，他們除了報道每天的抗戰消息之外，亦作播音報告及壁報等工作，論調亦頗一致，最近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來禾後在「嘉區民國日報上」出一種「戰地服務特刊」，內容都是關於民衆組織的。這裏中學小學很多。雖然有的省立，有的縣立，有的私立，他們的救亡工作做得一樣有成績，尤其對徵募工作各校做得更好，如最近的捐棉背心運動，在很短的期間中就有極好的成績。小學校的女教師更是熱心。在國慶農村宣傳中各校學生都能刻苦耐勞，在大雨中工作。

最近有人發起組織一個嘉興文化界救亡協會，我們希望它早日成立，切切實實地幹點工作出來。

×××

「救運特寫」

——新文字師資訓練班——

九月底上海新文字研究會，以拉丁化新文字，非但是簡便易學，而在這抗戰期中却包含了更重大的意義——「有助於戰時教育之普及」。特地呈請本市社會局明令提倡，已得到當局的贊許，在最近幾天裏，正在動手實行他們的計劃。

新文字師資訓練班，就是他們的工作之一。這是合了文協會訓練委員會合辦了的。每班次是分：A北方話及B南方話兩班。每班預定名額四十人，凡是有相當漢字程度的人，就可以報名參加。現在已經開課，上課時間A班是每逢星期一，三，五，三天，B班是每逢星期二，四，六，三天，每天是從下午七點開始，九點停止。課程方面除了教授兩種方言的新文字以外，還加了關於新文字運動，理論，教授法三方面的課目。此外在第二週第四週的星期日裏，也決定召集一個A·B合組的談話會，乘這個機會大家共同商討一下，可以交換一些意見。這樣預定下來，是要四個星期才能結束，但為了要配合環境的關係，縮短幾天是說不定的。

將來這批「畢業生」所要担負起的任務，毫無疑義的是教育民衆。——尤其是在上海的軍民。（紳）

更正錯誤

本月八日（第四〇號）本報特稿「敵軍王子司令受傷」，關於那受傷「王子」的身份，記載有誤。茲經郭沫若先生指出：受傷王子伏見宮博義王，並非天皇之姪，其母乃明治大帝之女，其父伏見宮聰子內親王，為伏見宮博親王，現任海軍軍令部總長。弄錯了日本皇室的族系，為記者陋識之咎，特聲明。

請算一算炸彈賬

李阿毛

請精於會計學的人，用成本會計的方法來，算他一算。到底是日本人便宜呢吃虧？

但是擲下來的炸彈，沒有炸裂的，還有在空地上炸裂的，都應當作日本人損失算。

日本損失之部

共損失飛機多少架？

共損失飛機師多少人？

共耗去炸彈若干噸？

中國損失之部

共炸燬建築物若干？

共炸死人民若干？

本報徵求各地救運通信

本報為集中救亡言論，闡揚各地救亡運動起見，歡迎前線抗敵將士以及各地熱心救亡工作人員，隨時將當地救運工作展開情形，民衆組織狀況，撰述通信，經常賜寄本報，字數長短不拘，本報當盡量披露。

本報編輯部謹啓

本報十日合訂本

第一輯 第二輯 第三輯 均已出版

本報為便利讀者保存及參考起見，特將逐日本報、每十日一輯，編印合訂本，外加精美封面，現已出版三輯，每輯售價二角，本館及各書報攤均有出售。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救護慰勞委員會第二次募集慰勞品及代金清單（二十五）

摹僚清三角，謝之光二角，陳德墓五角，陳志恆一元，梨柳泉一元，陳諾
一角，王冀一角，榮錦韋一元，陸阿二一角，叶油飛一元，周文錢二角
邱仁廉，印綸，祥一角，會中誠一角，吳常德，角，陳寶一角錢，周淑
芳二角，榮一角，廖先生八角，胡如堂一元八分，王秀卿三角，五分，顧
建成一角，沈季剛四角，黃品堂一元，唐仁如一元四角，金三角二元，顧
洪瑜一元，漫德成雨衣二件，吳殿生四角，翁先生食品三罐，則志二元，錢
一件，徐子華麻袋一只，壽康二角，梁先生二角，張良詡二角，陶輿芳雨衣
衣服二套，黃宏義四角，趙生生麻袋三只，香烟罐四十一只，二角，黃玉崐

文藝

應當駁斥的一種漢奸論調

——間斷的長期抗戰論——

鋼城

當着英美在那裏準備對中日糾紛擬先行調停的風浪中，又有一種妥協的新論出現了。當然這種妥協的新論必然會遭到抗日浪潮的沉沒的。但我們不能不予以當頭痛擊，使它不至伸長，和蔓延。它的新論如下：

我們主張「長期抗戰」「抗戰到底」，而且只有「長期抗戰」「抗戰到底」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但是我們必須於某種可能時取得我們相當時期的休息以準備，以補充，以增強我們更多的抗日力量，再繼續抗戰，這才能保證更有把握的取得最後勝利。

假使這種論調在一些比較政治落後的人，也提不出什麼理由來反駁，但是只要留心去看，自然會把它的原形——妥協——看出來；它是破壞長期抗戰，破壞抗戰到底的妥協論調：有益於敵而無益我的漢奸論調。實際即是敵人的速戰速決政策的應聲虫，即是敵人的蠶食政策的和唱。也無非是如像敵人在東京唱出必使之「屈膝」而我國內之親日派即應和必須「轉灣」一樣的東西。

「休息」我們只有得到最後的勝利，才能談得休息，我們在未得最後勝利之前，不能有任何休息的企圖。如果在未得到最後勝利之前要想休息，那只有投降，屈膝，當亡國奴。

至於準備補充我們不應企圖短時期的休息來補充，準備，即使有短時期的休息也不能準備些什麼補充些什麼，而且也不可能得到短時期的休息，因敵人不允許你。我們準備補充，只有從長期抗戰中去取得我們長期抗戰到底的準備與補充。我們的準備補充，只有動員全民總武裝這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準備與補充，這才是長期抗戰到底的補充的準備，也是最後必勝的必要因素。

但我不反對戰陣中軍隊取得短時的休息以準備和補充，而且是戰陣中軍隊所必須取得的。但絕不是妥協轉灣來取得休息，而是從打擊敵人中來取得休息與補充等，而且這種休息絕不是全部的，也不是某一戰綫的，只是某一戰綫的局部的戰士與後方預備隊漸漸的互換至後方休息補充，這才是可能做到的。

黃定慧先生作。郭沫若先生題。於今日起，展覽於「慰勞書畫展覽會」，地點在大新公司四樓。該會係女子書畫社及中國書畫社所主辦。

酒醒（九月七日）

陳柱

酒醒鐙昏月上遲。小樓獨坐欲成癡。礮聲遠送歌聲至。兒女英雄兩可思。

代簡答傅築隱（九月十一日）

築隱來書言倉卒移徙家具多無席地而眠儼如昔年留學日本時云

我亦如兒席地眠。居然蓬島壯游年。只今礮火如雷震。殺敵雄心更勝前。

九月十三日

滄海橫流今一月。殺人何止已盈城。欣聞壯士能摧敵。悔着儒冠不習兵。秋味清如名酒味。礮聲時雜讀書聲。萬端喜媿兼悲壯。迸上心頭涕淚橫。

滬戰次韻林嶽威（九月十一日）

六年雙蓬羿射日。熱血噴作紅光出。妖日滅絕眞日見。乾坤始能育萬物。莫愁滬海忽烽煙。十千美酒同安遷。高樓醉罷日無事。如雷礮響雄吟肩。莫愁酷暑困一室。且喜安居得容膝。街頭多少無家人。安得大廈千間共勞逸。八月秋高鐵鳥高。天中地上俱英豪。一聲殺賊衝鋒去。虜首如山赤大刀。我與先生休歎老。幸逢中興國運好。要呼精禽銜巨石，六軍痛飲蓬萊島。莫愁巨礮與長鎗。願隨壯士收封疆。倘能不死彈丸裏。謝君歸去安農桑。

玫良拾黃金（下）

夏蘩

採枝花兒開，一個一枝蓮花；一口氣也不敢透，（不敢透）

兩枝花兒開，花開來蓮花落，一齊落蓮花，

東洋鬼子下毒手，三枝花兒開，三個三枝蓮花：殺我同胞佔領土，（佔領土）

四枝花兒開，花開來蓮花落，一齊落蓮花。

要求出路大家一齊來動手，（來動手）

採枝花兒開，一個一枝蓮花；

軍民聯合一道兒走（一道兒走）

兩枝花兒開，花開來蓮花落，一齊落蓮花，

長期抵抗來奮鬥，三花枝兒開，三個三枝蓮花，

打倒東洋才有救，（才有救）

四枝花兒開，花開來蓮花落，一齊落蓮花。

看看，採採，看看看看，採採採採，看看採採，看幾枝蓮花開，採幾枝蓮花落，一齊落蓮花，

化 喂，老鄉，唱好啦，够了吧！（附耳聽介）

化 噢……好的……一定唱。（向衆）諸位前方回來的弟兄很是辛苦，為國殺敵，光榮的受傷回來，它是非常敬佩，叫我唱個慰勞歌，慰勞諸位，表示一點敬意，然后它要同我一塊兒殺敵去了。（唱慰勞歌）

（如在收容所，則改歌「打回老家去」劇詞可改成：『我還老鄉說要動身前去打日本了，要我唱個「打回老家去」大家聯合起來，一起打回老家去，唱：』）——

化 啊諸位！唱得不好，實在不好請諸位原諒。現在時候不早，馬上要去打東洋鬼子去了。諸位再見：（唱）搖板：

「催馬加鞭打東洋……唐欠！欠，欠唐欠多欠唐，欠不懂唐！（化子執手溜彈，騎竹竿入）

——完

昨日本版「在文學崗位上應負的任務」一文，因地位關係，續稿移至明日發表。

懷念中的東北姑娘

夏螢

「我們是不能分開，而也分不開的」！這充滿着堅定的深情，閃過我病中多思的腦際，便膠似的纏繞着，生長着，它，叫起我無限的回憶與無限的懷念！

去年，我在東京一個學校補習日文；在那兒，我認識了一位熱情的東北姑娘，我們天天在一塊兒上課，我們又天天乘着一條車歸家。本來，學校的同學都少有交情的，但我們却很相投，見面總沒有過靜默的時候；可是我們誰也不會提起家，提起東北，就是偶然談近了，也極力的把話頭扯開，雖然我們並非不願提起這淪亡了的江山，也非淡忘那掙扎在鐵蹄下的同胞，然而我們明白在我們的背後正潛伏着一個陰影——日本警察鬼似的監視。這樣，我們過了兩個月，記得有一天那是一個刮着可怕的颶風的下午，同學們都沒有來，有的來了，也早就溜回家去，留在課堂裏的祇有我和她，不知道怎麼一回事，我們提起了女明星，繼着我們批評了日本電影，於是從電影又談到政治，討論到破碎的中國形勢；是我們忘形談得正濃的當兒，我們的校舍却突然的在一陣颶風中顫抖起來，終於一切都湮沒在那虎虎……咻咻，虎虎……的怒吼中。這悲吼給初到日本的孤另旅人以莫大的懷鄉之苦惱！

我們就在這悲吼裏，茫然的沈默下來，悵望那陷於陰霧恐怖中的東京街道，好像日帝國貪痔的地基也在這怒吼吶喊中動搖，顫慄了！

「我們在壓蹦壓迫之下，被隔離已是五個年頭了」！就在我的背後，傳來這低低的聲音，它像嘆息。像申訴，但它却充溢着無盡的淒楚與悲傷。

我驚喜的回過頭來，她，不但是我的朋友，而且證明了她也是我的同志。我想跑過去抱住她，我想跟她痛哭一場，然而悲哀和愴痛緊緊的壓住我的心，使我默默的望着她。

她沒有笑，也沒有淚，女神那般莊嚴的：『他們想分離我們，但我們是不能分開而也分不開的！』每個字，每句話，都那末有力，那末正確，這，是千千萬萬東北同胞的誓言，這，是千千萬萬東北同胞忠誠的決心。

『不錯！我們是分不開的』！我祇有感動，我也祇有勝利的自信。我覺到我們奔騰着的熱流，從我們四隻緊握着的手互相安慰了我們各人悲痛的心。

接着她又訴說，事實雖證明了關內的同胞們，對她們仍然沒有任何絲毫的隔閡與疏遠，像許多的革命團體，像許多朋友們，仍那般親愛；事實雖使她明白，東京關內留學生的和她們表示着冷淡，為的是避免警犬們的麻煩；然而她總時常感到孤獨，淒涼。就說她自己吧！雖然她也不讓關內的朋友們到她寓所去找她，但她遇到關內的人，却分外的親熱，分外的眷戀，五年來，她就這樣的屈服在奮禮教下飽嘗纏綿的苦惱那般的煩惱！對於這忠貞的姑娘，我只能安慰她，也只能鼓勵她努力，這樣我們才能得到呼吸自由的空氣，而且這樣的時候便快要到來了。

我看到她恢復了活潑，天眞，於是我問她：『你什麼時候到日本來的』？

「還不上半年」！

「一個人」？！在日本的留學生，我知道有許多都是一對兒來的，有的還帶着他們的小孩，照情況，她的年紀正該有愛人的時候。

「兩個人」。

「和你的愛人」？我追着問

「不」！她羞澀的笑了。

「和我的媽媽……媽媽是疼愛我的，自然，現在我是她唯一的獨生女兒」她替我解釋。

『莫怪，她祇生你一位哥哥的，可是哥哥……哥哥在「九一八」跟我們的土地一同失去了，在敵人的刺刀下死去了」！他的熱淚跟她的激情，泉流似的奔湧下來，馬上她又緊咬着下唇，把一切的創傷都忍住了！

「其實，那一個有靈魂的東北人，這樣的命運是隨時隨地都會遭逢的！這是我們的責任，同時這也是敵人的手段。祇要我還在他的壓迫之下，那鬥爭是永遠繼續不斷的。日本的東北留學生為什麼突然的激增起來，那不是因為東北容不下他們，祇好到這兒來避一避』。這完全是事實，日本的東北留學生大多數都是這末來的，這不是說日本帝國主義放棄壓迫他們，厚待他們，而是黑暗的東北，剝削蹂躪的程度出於人們的能夠想像之外。

最後，她告訴我不管那個東北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們誰也不肯相信他們就永遠這樣的擺着亡國奴的苦痛。他們都具着一個期望，那就是「全中國反抗日帝國主義」（當然東北人也同時發動），在那時就是他們翻身的時候。

當我們將離開那學校的時候，她給了我一個條子，但我們約好了在東京時不互相來往，不願那監視她的便衣偵探注意了我，不願我這被稱譽為「好學生」（御頭銜）的單身女人受到查戶口的警察們贈給我的刑事的照顧。那條子是留着我們離開日本的時候通知對方，並且約好了以後國內的關係的。

可是我很慚愧，直至現在我仍感到抱歉的是，後來我搬了家，在忽忙中我把那條子失落了。等我在民族自衛的炮聲響起來後，急於歸來時，我連通知她一聲的機會都沒有了，這是我每次想起那熱念着祖國的東北姑娘，便難過的一件憾事。不過，也許她這時也正參加這民族抗戰的工作而忘掉了淒清苦惱，正在把握住最後勝利的安慰中。

懷念中的東北姑娘！你該不會忘記「我們是不能分開而也分不開」的約言，你更該不會忘記這是我們爭取自由的翻身時候，奮鬥吧！熱情的東北姑娘，我們分不開的東北姑娘，我還樣的祝禱，期望着你。

我們要抱定國府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